

戰時日記

王禮錫著

神州國光社刊

戰時日記

滬戰爆炸第一聲

一月二十九日

黎明，S君破門而入，狀似非常惶急，述昨晚十九路軍已經和暴日的軍隊幹起來了。我們張皇地起床，急於出外打聽消息。

剛要出門，秋原來，說租界內各處交通已斷絕。子英、秀水都陸續地從青年會來，說全市商店已經罷市，銀行也不開門，一切鈔票都不通用。十時，希聖來，他住在海甯路，新生命書店樓上，離閘北很近，從書店樓上可以望見閘北的日本飛機擲彈和冲天的大火。

『日本五六架飛機，都集中在閘北擲彈，飛得非常之低。打一個旋，擲一個彈，起一陣火；打一個旋，擲一個彈，起一陣火。整個閘北已成了火窟，火燄與黑烟瀰漫了半個天空。中

國軍隊用步鎗打飛機，其效力自然非常之微，但有人的確看見一架飛機像中彈似的斜斜的飛落。商務印書館似乎已經起火，文人的心血與工人的血汗都化成滿天的灰燼，像陽秋落葉一般簌簌地到處紛飛。有人在海甯路附近拾着飄來燒殘的片紙，似乎是植物學教科，商務印書館的被焚，是更加證實了。不過東方圖書館似乎還沒有起火。這是希聖的敘述。

小屋子裏充滿了不安，幾架書不知道那一天會變成灰燼，書櫃，桌子，乃至於牆上的鏡框，都像負着氣，特別顯露其刺目的稜角，沙發上都像長滿了刺，坐不下去。一羣人穿來撞去的，誰的心頭都像包藏了一把火或一顆炸彈，碰着什麼就要爆裂似的。

『我們趕快喫點東西出去看看吧。』鹿皇急地說了，即轉入廚房去催娘姨做飯。飯後，我們都分頭出去。

街上表現得非常的恐慌。鋪子都關上了門。僅有找換零錢的鋪子在鋪窗上還留一個小洞。人都張張皇皇地走。街頭有兩三個人停止脚步說話的時候，就有一羣人圍攔來

聽消息。一元一張的鈔票，已經不大通用了；至於五十元的無論是買米買炭都不成，給銀錢鋪也找換不開。並且米和炭的價格一點鐘比一點鐘增高。

戰爭要這樣延長到一個月，定會發生大恐怖。一切存錢在中國銀行的，定會提存外國銀行。銀行錢莊倒閉。一切店鋪得停止營業。饑民從滿街的流浪而洪水一般地去到處搶飯吃，我們也不免要成為猛獸一般的暴動者之一份了。

憤怒與恐怖抓住了街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可驅上民族鬥爭的最前線，如果有很好的組織來領導。

順步溜到叔模家，叔模表示很閑靜，他的性情是遇事不大着慌的。他主張讀書雜誌辦一個號外。我也正這樣想，只是不知道戰爭擴大至若何程度，新開路的印刷所是不是還可以開工。

叔模說從他的屋頂可以看見閘北的火。我們都爭先地登上屋頂。嗟！濃烟遮蔽了半天！飛機一羣還在閘北方面盤旋着，不知道多少文化的精華在這濃烟裏消失！不知道多

少可憐的生命和多少可憐的生命所託命的物質化為灰燼！上海的一個貧民窟是給暴日的炸彈結束了！

回來吃過晚飯，我們的客廳裏堆滿了許多人：芳艸夫婦，希聖，秋原，龔彬，農山，子英，秀水，各人都報告各方面得來的消息。使我們整個屋子興奮得發狂的消息，是日軍被我十九路軍打退，老靶子路附近是無敵軍了。

『我們能夠做點什麼呢？在這個反日戰爭當中，我們總得找點什麼事做才好。』鹿開始提示這個疑問。

有人提議捐款慰勞士兵，有人提議組織義勇軍，有人提議到街頭去宣傳。但是，我們的朋友也和我們一樣地窮，朋友以外的人，是會得不到他們的理睬的，所以募捐是徒勞無益。組織義勇軍吧，我們既沒有軍事知識，又沒有武裝羣衆。至於宣傳，日軍已有飛機，炸彈，鎗炮，火，在作事實的宣傳，賣膏藥的講演中什麼用！結果，仍然離不了動筆的事，決定出一個抗日戰爭號外，由讀書雜誌文化評論兩社合作，錢也由兩個社的份子自己掏。希聖

決定社會與教育社也出一個號外。

『那我們就開始打聽消息和找印刷所吧！明天就出版，誰和我同去？』我站起來，順手就披上大衣。

『我去，我去……』子英，秀水，芳艸，龔彬，秋原，農山都爭着去。

『咱們都去吧！』

一窩蜂擁出門，只留希聖，蘊芳，叔舉和鹿在家。後來希聖也趕回去寫文章了。交涉好印刷所，打聽了消息，回來時已夜深，還寫了一篇時論，準備明天用的一家。人誰都緊張得睡不着，幾乎談到天亮。

這次戰爭的爆發，簡直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

自九月十八夜張學良無抵抗地把東三省送給日本以後，日本對中國是着着進逼，騷擾沿海各埠，出兵上海，種種威脅的舉動，都顯然在預期之中。政府雖處處宣言收復失

地，不但沒有一兵一卒向東北動員，而且全國軍事的配置，都保持平日『割據地盤式』的配置，並沒有絲毫對外的形跡可尋。無論在自己和敵人，都在默契中了解此次中國將接受日本的任何侵佔與侮辱。

一月十八日滬東三友實業社附近日僧被毆事件發生以後，日本領事四項嚴重的抗議：道歉，捕凶，賠償，及取締排日行動，上海市政府也在意料中於昨晚完全滿意的接受了。而且市政府馬上雷厲風行地執行其僅有的威風於自己的民衆，各界的抗日救國會就在其威風之下結束其命運。日本進而要求中國軍隊退出開北，據說政府也屈服地接受了，正在和十九路軍接洽換防之際，日軍突然地向開北進攻。

事實和預期不符的原因，完全在十九路軍。當馬占山在東北抗日的時候，T軍長已決心提拔一旅精兵，改換民衆義勇軍的符號，北上赴援。這件事很少人知道，有一天在C先生的家中，T軍長伸其長頸度其鶴一般的闊步，『我軍雖在中國已嘗試過一切精銳的隊伍，但不和外國軍隊作一次戰，則過去一切戰爭都是罪惡，我們的苦是白受了，精力』

是白費了。」憤然地說。

於是C先生，C總指揮，T軍長三人作一度協議，就決定抽調一部分隊伍用義勇軍的名義北上，到準備就道之日，就發表通電，事前不聲張。通電C先生要我起草，我自然義不容辭地答應了。

義勇軍正準備就道，通電也準備發出，上海忽陷於暴風雨的前夜，十九路軍遂不必從長途的赴援去發洩他們的民族的義憤。

因此，這民族戰就在十九路軍自發的抵抗中爆發了。

晚間，偕鹿去看廖夫人。廖夫人方掙扎其老體的軀體，揮動其枯瘦的腕，正忙着組織救護班和慰勞隊。要鹿參加這個工作。明晨開會討論慰勞隊進行的事情。鹿答應明天到會。真如夫人也參加了這慰勞隊，現在正買慰勞的物品去了。

孤立的悲哀

一月三十日

今天各方面都緊張起來了。在上海，從來整天整晚的資產階級的姑娘少爺們狂於跳舞，迷於電影，沉醉於芬烈的香檳；工人們則整天整晚勞苦萬分地爲着生存而勞動，爲着裝點資產階級的金迷紙醉的文化而勞動。現在，日本的炮火，轟着整個上海向另一方面動；舞場關閉了；電影院很少人進去了；平常拖長聲音叫賣報紙的像煙鬼似的報販，現在慌張地自晨到晚揮着不同樣的朝報晚報號外滿街飛跑了；救護事業也到處進行着，並且策動了許多闊太太小姐們；民衆義勇軍尤其像雨後春筍般到處茁起。民族的狂熱把整個上海的民衆燃燒得瘋狂了！

我們五六個朋友全部動員去辦那個小報探消息編新聞寫文章校稿乃至於指導排字印刷招集報販子都是自己動手居然自九點鐘到下午兩點鐘的努力滿街的報販子就揮着抗日戰爭號外在叫賣。

叔模不大贊成我的市民抗日政府的主張，他以爲自己沒有組織的準備，這口號是空叫了的。我和他辯了很久，甚至罵他是自私的政論者。其實沒有組織什麼都是空的一切真理屬於力量，一切力量屬於組織。孤獨者的口號永遠是風中的柳絮，飄揚無着落的。況乎中國這次的民族戰，我看是支持不下去的。支持政府的中心力量是金融資產階級。而金融資產階級完全是投機性的。他們並不是投資於工業以壯大自己的階級，他們是投資於公債與租界內的土地。前者是政治投機，政治一天可以苟安，則他們可以累積一天；後者是沾潤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剝削的餽餘。假使戰爭延長擴大，上海爲着不安全而地皮價落，公債更不待言要吹台，金融資產階級和其所支持的政府便沒有存在的可能。這樣構成的政府可以長期支持這對外戰爭嗎？

所謂市民抗日政府正是企圖一個新的政權起來。這新的政權起得來嗎？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樣的力量薄弱，將以那一個階級來支持這市民抗日政府？說，市民將以那一個階級為內容？這個問題解答不了，新的政權便起不來。不過是戰爭之後屈伏，屈伏之後爆發一個新的內戰，延長並擴大混亂而已！

所以，市民抗日政府者，不過是夢囈而已。雖然明知是夢囈，無妨藉以麻醉自己；雖然明知是鏡中花，也無妨藉以欺騙自己！嗚呼，孤立的知識份子的悲哀！

今天苦極了，一早起來與鹿分開，她去幫廖夫人，我去探消息編報。把重要的消息探好了，寫交在印刷所候着的一羣朋友。我又為廖夫人去找醫生看護。到廖夫人家時，她們都已走了。據說在新世界開會。趕到新世界，又說幾輛貨車裝到戰區去了。我很担心，日本人是很野蠻的，戰區怎麼可以冒然的闖去呢！後來打聽到她們經過許多周折才把慰勞品送到後方去了。

天賦真理

一月三十一日

某黨的一個小報，在今天有一篇「請看王禮錫的政治主張」，是批評我昨天的時論。

昨天時論的內容是三點：一，武裝全國民衆作持久擴大的抗日戰；二，全市罷市罷課罷工，反對日本暴行，威脅各帝國主義在上海的統治；三，市民自動組織市民抗日政府。批評的內容呢？『主戰非誠意，爲的要轉移階級鬥爭爲民族鬥爭。罷工也非誠意，爲的是欺騙工人。市民政府的主張也非誠意，爲的是要打倒某某的政府，建立某某的政府。』總之，主張是對的，在我說來就不對了。

真理只限於自己的方面，到了別人的一方面，即或與自己沒有兩樣，也是不對。所以，『主張』無罪，罪在我而非他。

據說從前的皇帝們是金口銀牙，說什麼就是什麼，大概『天賦真理』應該屬於於他們。我無罪，天沒有賦我以真理的特權其罪。

午後一位朋友來商量組織義勇軍的事，約到口口飯店。飯店裏開了四間大房，亂糟糟總有六七十個人擠着。揎拳頭的揎拳頭，嚷的嚷，起草宣言的起草宣言。他們說全部近一千鎗，子彈也不少，至於人不號召則已，一號召萬人可以立集，只是沒有糧餉。我想事情有點玄虛。主張他們有勇氣有辦法就衝日軍區域，儘量破壞日資的一切工廠及大商店。這樣做不到，就給十九路軍做點後方工作倒還實際。他們不聽，要組織正式軍隊，並且說有某某幫忙。那只好由他們去。這個時候多做點破壞工作總是有利的。

『十九路軍的歷史就以這民族戰結束了吧？』

二月一日

幾天來累極了，打算今早多睡些時，七點鐘就有人來敲門，只好揉揉眼睛爬起來。進來的是兩位黃浦青年，持□□的名片找我商量組織義勇軍問題。據他們說，在某地有武裝民衆兩千餘，在某地有三千餘，在某地因爲劫奪過敗兵的武器埋在地下，的鎗支也不少。現在的問題就在沒有通行證，沒有領袖，他們羣推□□來領導這個武力。□請他們來徵求我的意見，並希望我幫助。

□□是曾經做過師長的，他來做這個事自然很適宜。不過所謂武裝民衆很明顯的是土匪與流氓，這些沒有生產背景的武力是很危險的。最好在這個時期，前敵組織一個

戰地政治委員會，將戰區附近的農民工人商人武裝組織起來，這倒是一個新政權的基礎。

九時遇着惺然，談及這意見。他是一個很沉着的軍人，近來更沉默了。他移動其似乎文弱的身軀在客廳裏踱着；但雙肩上似乎壓着極困頓的重負，大概有什麼很難解決的問題，或者前敵有什麼不好的消息正在煩苦着他。客廳裏靜極了，只有門外急促的電話聲時常傳來。

『只是十九路的孤軍不能來擔負這個責任。』這是他對於我的建議的一個答覆。
『然則對於義勇軍的蜂起怎樣處置呢？』

『我們沒有權領導他們，也不忍阻止他們，只好盡我們的力量從旁幫助。』

我隨便談起了這兩天義勇蜂起的情形之後，大家沉默了半晌。

『十九路軍的歷史就以這民族戰結束了吧！』蔣很淒涼悲壯的這樣說。立刻一幅血戰圖展開在我的眼前，無情的炮火不斷地轟，我軍壯年的英勇的士兵一個個倒在

血泊裏，『十九路軍的歷史在這樣淒涼悲壯的民族戰下結束了！』政治的環境僅僅使這個戰爭造成這樣慘淡的意義，這是中國民族史上的一個大悲劇！

十時，我們去印刷所編報。罷工委員會派人來工廠宣傳罷工，工人不理會。我替他們把工人集合在天井裏談話。他們要工人推派代表，工人不派。結果，仍由我指定兩個代表參加。

『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這些工運先生們只配在他們掌握政權時，用皇皇的詔令去指揮罷工。嗚呼！無產革命的前途！

自今天起，停戰三日。